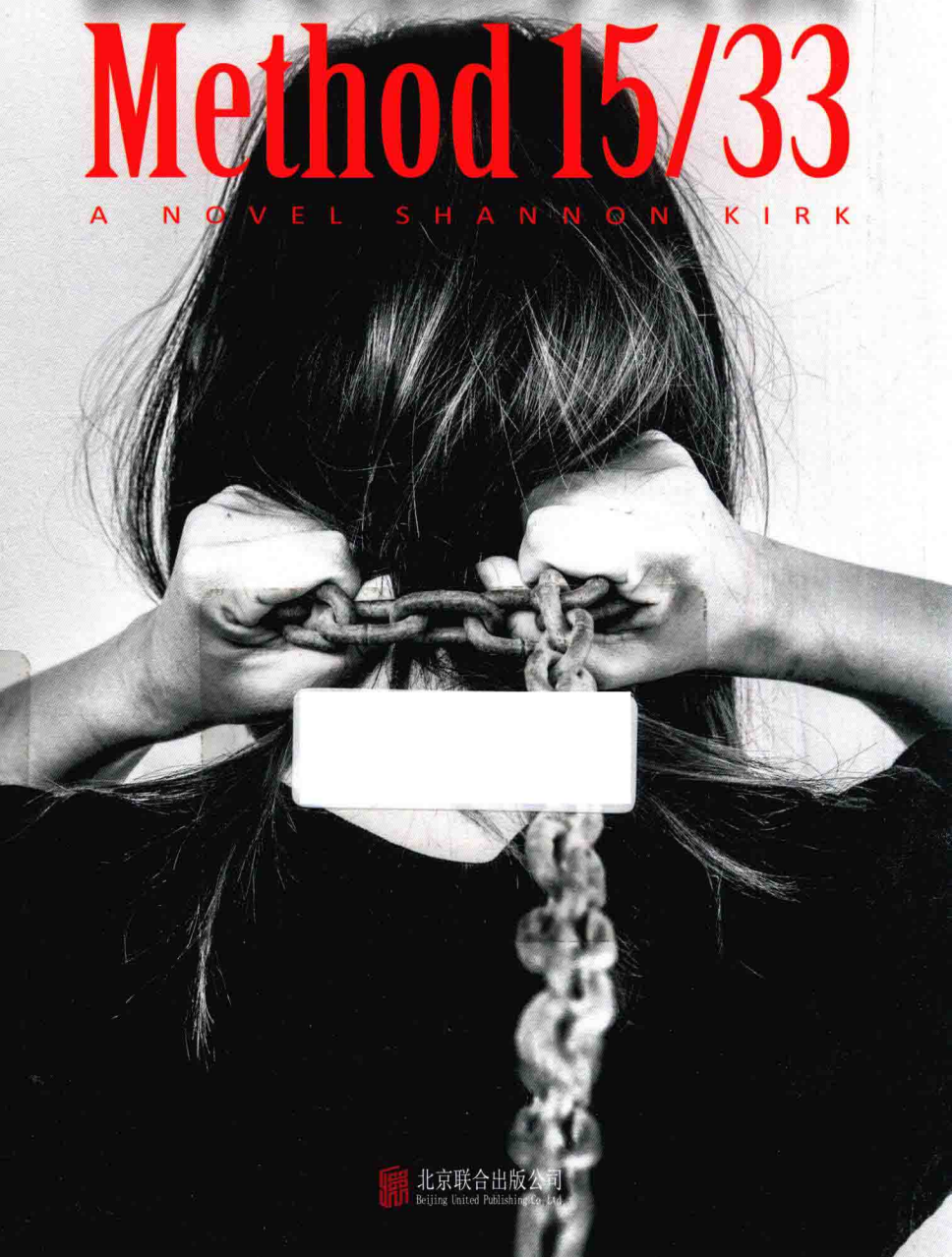


【美】香农·柯克 著 戚悦 译

被囚禁的女孩

Method 15/33

A NOVEL SHANNON KIRK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被囚禁的女孩

Method 15/33

A N O V E L S H A N N O N K I R K

【美】香农·柯克 著 威悦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囚禁的女孩 / (美) 香农·柯克著 ; 戚悦译. --
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5
ISBN 978-7-5502-9274-1

I. ①被… II. ①香… ②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9346号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6-7991

Copyright © 2015 by Shannon Kirk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,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被囚禁的女孩

作 者: 香农·柯克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刘京华 夏应鹏
策划编辑: 刘思懿 李 玮
封面设计: 王 鑫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7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7印张

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274-1
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■ 目 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被囚第 4 日、第 5 日 /001 | 第八章 被囚第 25 日 /081 |
| 第二章 刘罗杰探长 /022 | 第九章 被囚第 30 日 /091 |
| 第三章 被囚第 16 日、第 17 日 /025 | 第十章 被囚第 32 日 /103 |
| 第四章 刘罗杰探长 /035 | 第十一章 刘罗杰探长 /111 |
| 第五章 被囚第 20 日 /048 | 第十二章 反击之日 /118 |
| 第六章 日复一日 /063 | 第十三章 刘罗杰探长 /136 |
| 第七章 刘罗杰探长 /070 | 第十四章 第 33 日（续） /140 |

NETHOD15/13

被囚禁的女孩

第十五章 刘罗杰探长 /154

第十六章 第 33 日（续）：走 /160

第十七章 刘罗杰探长 /167

第十八章 第 33 日（续） /171

第十九章 刘罗杰探长 /183

第二十章 第 33 日（续） /198

第二十一章 刘罗杰探长 /202

第二十二章 第 33 日（续） /208

第二十三章 刘罗杰探长 /211

第二十四章 事后，第 4 小时 /220

第二十五章 审判 /226

第二十六章 天堂与地狱 /240

致 谢 /261

译后记 /263

第一章

被囚第4日、第5日

第4天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挖空心思地盘算如何才能置他于死地。身处樊笼之中，犹作困兽之斗，精心谋划着脱逃，这对一个囚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安慰。我仔细观察屋里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，在脑海中默默地列了个清单……一块松动的木地板、一条红色的毛线毯、一扇高高的窗子、几根裸露的房梁、一个锁孔，还有，我现在的处境……

如今回想起来，一切依旧历历在目，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七年，但我依然觉得，他仿佛又一次站在了门外。也许，那段被囚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淡去，因为在那件事情上，我付出了太多，完全是靠着一步一步的精心谋划才熬过那些痛苦挣扎的日子。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，没有任何方式让我求救，我失去了所有依靠，只能相信自己。时至今日，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是凭着一己之力逃出了魔窟，我的胜利毋庸置疑，堪称杰作。

在被囚禁的第4天，我静下心来，开始构思复仇的计划、罗列可用的装备，没有纸笔，只好在脑袋里探索可行的方法。如何利用这些毫不相干的装备，让它们成为复仇的一部分呢？这的确是个难题，但我无论如何都要解决它……一块松动的木地板、一条红色的毛线毯、一扇高高的窗子、几根裸露的房梁、一个锁孔，还有，我现在的处境……怎样才

能把这些零碎的装备组合在一起呢？

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，同时努力搜寻更多的装备。啊，没错，屋里还有个铁桶。对对对，还有个崭新的床垫，他没有把塑料膜撕掉。再想想，再想想，再从头想一遍，肯定有办法。几根裸露的房梁、一个铁桶、一个床垫、一张塑料膜、一扇高高的窗子、一块松动的木地板、一条红色的毛线毯……

为了方便思考，我给这些装备都编上了号。松动的木地板是4号装备、红色的毛线毯是5号装备、塑料膜是……第4天早上，在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后，屋里所有可用的东西都被我列进清单并编上了号。但是，要想完成我的计划，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，我需要更多。

中午时分，我正在被囚的卧室里苦苦思索，突然，门外传来了木地板“嘎吱、嘎吱”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肯定是他来了，因为午饭时间到了。我从门缝间看到外面的门闩从左向右滑动，紧接着就是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。然后，他既没有敲门也没有站在门口问一句，直接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。

他把一个托盘放在我的床上，不用看我都知道，上面一定是夹着培根的蛋饼和自制面包，外加一大杯牛奶和少许装在儿童茶杯里的清水，几乎每顿饭都是这样。托盘里没有刀叉，放食物的瓷碟子上印着桃红色的图案——一个拿茶壶的女人和一个牵着狗、头戴翎毛帽的男人。背面印有“威基伍德^[1]”和“萨尔维托^[2]”的字样。我十分厌恶那个碟子，后来想起也会浑身发抖。我用这恶心的红碟子已经吃了四顿饭了，现在是第五顿。我实在太痛恨这个碟子了，逃走前，我不仅要杀了他，还要把这个碟子也砸了，一定要。从被囚的第3天开始，每顿饭用的碟子、

[1] 威基伍德 (Wedgwood)：英国的一个陶瓷器品牌。

[2] 萨尔维托 (Salvator)：原为意大利地名，因当地盛产葡萄酒，故常以喻指葡萄酒的桃红色。此处指威基伍德瓷器的一个产品系列，这个系列的瓷器均有桃红色花纹，故称。

牛奶杯和儿童茶杯似乎都没有换过。而在被囚的头两天，我是在一辆面包车上度过的。

“再来点儿水？”他突然有些迟疑地问道，声音低沉而单调。

“好。”

这种问答模式开始于第3天，我觉得，正是这一问一答拉开了我复仇的序幕。他会给我端来吃的，然后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，这成了每日的例行问题。我决定，只要他问，我就回答“好”，我强迫自己每次都这样回答，尽管这种问答毫无意义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个大点儿的杯子装水呢？干吗浪费这个时间？每次得到回答后，他都会离开，先锁上门，而后走廊的墙壁中便传来水管震动的声音，我看不到他在哪儿，但能听见水槽中的水流声由小到大。然后，他就会端着一杯温水回来。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呢？不过，这世上的许多未解之谜，其实都是有答案的，正如绑架我的人，他的行为虽然费解，背后却一定有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只是我还不知道罢了。

他一回来，我就说：“谢谢。”

从被囚第1天的第2个小时起，我就决定要装得像个女学生一样有礼貌、善良感恩，因为我很快发现，对付这个绑架我的四十岁男人，我完全能够以智取胜。他肯定有四十岁了，瞧上去跟我爸爸差不多大。我相信，凭我的智慧，打败这个可怕、恶心的变态绝对没有问题，况且他都四十岁了，而我仍处于美好的十六岁，年轻就是资本。

第4天的午饭吃起来跟第3天的一样，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力量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多的武器可用：时间、耐心和难以磨灭的仇恨。而且，当端起那个印有饭店标志的牛奶杯子时，我在不经意间发现，屋里的铁桶有一个金属提手，提手的边缘非常锋利。我只需把那个提手卸下来，它就自成一件装备了。此外，我还知道自己是在这栋楼的高处，而不是在地下，开始的两天里，我还以为要被关进地下室了。现在，窗外能看到浓密的树冠，再加上我是走了三段楼梯上来的，因此

几乎可以肯定，我现在是在三楼。我把所处楼层的高度也看作一样有用的装备。

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？都第四天了，我还没有放弃希望。有的人也许觉得，独自被关在房间里会让人变傻或发疯，但我运气不错，头两天都是在路上度过的。而且，绑匪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，他选择了面包车作为犯罪工具，那辆车的两侧是有色玻璃的车窗，虽然车窗外的人是看不到车里面的，但我却能看到外面。我留心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，并且暗暗记在心中。连续几日，我都反复地默念着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一切，包括一些平时可能根本不注意的细节，直到每一个画面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假如你今天问我，十七年前，33号高速公路出口旁的坡道上开的是什么花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是野草一样疯长的雏菊。给我一张纸，我还能画下当时那雾蒙蒙的天气，污泥般的云层在灰蓝色的天空上翻滚着。周围的异动我也记得清清楚楚，比如，面包车在经过一片开满雏菊的山坡，2.4分钟后，风暴就袭来了，豌豆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，“噼里啪啦”地打在面包车上，绑架我的人不得不把车暂时停在天桥下躲避，嘴里唠唠叨叨地骂了三回“狗娘养的”，然后抽了一支烟。把抽完的烟屁股扔掉以后，他又发动面包车上路了。此时，距离第一粒冰雹击中车顶，已经过去了3.1分钟。我把这四十八小时里奔波的每一秒都记在脑海中，就像拍成了一部电影，在被囚期间，我每天都默默地回放它，不错过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不漏掉每一帧、每一格，努力搜索蛛丝马迹，寻找重获自由的方法。

绑匪居然毫不避讳地选择了一辆两侧有窗的面包车，还让我坐在车厢，对我是否会透过窗户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毫不关心，这种种行为至少说明了一点：他（绑匪）只不过是会开车的猴子而已，没什么头脑，愚蠢又无知。他把一个扶手椅用螺丝固定在了面包车里，我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扶手椅上坐着。虽然他不停地抱怨没给我把蒙眼布系紧，

但不知是由于懒得弄还是太慌乱，他并没有重新系一下这块油布，这也是我得以透过车窗观察外面的原因。我看到了面包车经过的路标，并由此判断出这辆车的行进方向——向西。

面包车在行驶了两天一夜之后，从第74号出口下了高速公路。这段时间，我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而且一直比他要少睡会儿，第一天夜里，他睡了4.3个小时，而我只睡了2.1个小时。除此之外，最让我难堪的是，上厕所十分不便，只能一直憋着，等他找到废弃的休息站才能解决。

终于快到目的地了，面包车开出高速公路，进入匝道，开始慢慢减速，我决定用数山羊来判断时间，六十只羊为一群，一群羊是一分钟。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……数了十群又十二只羊后，面包车在引擎的“突突”声中摇晃着停了下来。这里距高速公路有10.2分钟的车程。在苍茫的夜色中，我发现外面似乎是片田野，一条收割的刈痕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清晰。有一些树枝垂下来，随风轻拂过面包车的表面。是柳树，就跟奶奶家的那棵一样。当然，这里不是奶奶家。

他站在面包车旁边，马上就要打开车门，把我带走了。我只能下车了，可我不想下车。

我静静地听着，在一阵金属摩擦声和一声巨响后，面包车门向一旁滑开了。到了。应该是到了。我们到地方了。我的心跳得飞快，就像蜂鸟扇动的翅膀一样。到了。我的手心和头顶开始冒汗。到了。我的手臂暗暗用力，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肩膀挺直了背。到了。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身体，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不已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好像大地在震动，波涛在翻涌。

一阵风扑面而来，夹杂着夜晚时分的乡间气息，它从绑匪身边掠过，仿佛是专程来安慰我的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沉醉在清凉的微风中，但如此美好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，他的身影正在靠近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因为那块油布还半蒙在我的眼睛上，但我能察觉到他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。看什么看？你以为还能看到什么？不就是一个被胶布绑在扶手椅上

的年轻女孩儿吗？她不就是被你关在令人作呕的面包车后排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这个低能的浑蛋！

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你既没有哭喊尖叫，也没有乞求我放了你。”他说话的口气，听上去就好像他这两天费尽心思地寻找，总算发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样。

我打算吓吓他，于是迅速地把头扭向说话声传来的方向，动作快得像鬼魅一样。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被吓到，但我觉得他后退了一小步。

“你希望我表现得跟其他人一样，是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他妈的给我闭嘴，疯丫头。你们这些臭婊子不管干什么，对我来说都是狗屁！”他突然提高了声音，仿佛是在提醒他自己，他才是局面的掌控者。他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，说明不论这里是哪儿，都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没有别人。这可不妙。他在这儿大喊大叫都没人管。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两个。

面包车的车身倾斜了一下，应该是因为他扒着车门的边框，撑起身子上了车。他一边费劲地喘着粗气，一边嘴里还嘟嘟囔囔的，听他那“呼哧、呼哧”的喘气声就知道，他肯定是个烟鬼。可想而知，他就是个典型的一无是处、昏昏度日的死胖子。在车顶灯的照耀下，我透过蒙眼布，隐约从光影间分辨出他忙碌的身影和他手里那件闪着银光的利器。他一进入后车厢，我就闻到了他的气味，那是从他那三天没洗澡的身上散发出的恶臭，夹杂着浓重的汗味。从他嘴里呼出来的气息，闻上去就像放馊了的汤。我皱着眉头缩了缩身子，把头扭向另一侧的有色玻璃车窗，努力屏住呼吸，阻断嗅觉。

他割断了绑着我胳膊的胶布，并在我的头上扣了一个纸袋。原来，这臭气熏天的家伙已经注意到蒙眼布不管用了。

其实，坐在扶手椅上奔波的日子并不算太糟，可现在我被带离了面包车，不知未来还有怎样的麻烦正等着我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一声不吭地任凭他带我走进一处似乎是农场的地方。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奶牛吃

草后留下的气味，地里高高的茎叶拂过我的小腿，据此推断，我们应该穿过了一片草地或麦田。

第2天的夜风扑面而来，我虽然穿着有内衬的黑色雨衣，但双臂和胸口依然感到凉意。尽管我头上扣着一个纸袋，脸上耷拉着一块油布，可我还是能察觉到月光。他用枪顶着我的后背，我走在前面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隐约看到微弱的月光。我们在茎秆齐膝高的地里走了60秒。我高高地抬腿，刻意放缓步伐，配合着数秒的速度，一秒一步，他在后面举着枪，脚步吃力地跟随着。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像士兵一样走着：一二一、二二一、三二一、四二一。

我把自己想象成海船上被判了死刑的水手，踏着悲壮的步伐走向船舷边的踏板，同时，我在脑海中记下了能够助我逃脱的第一个条件：地形。接着，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我感受不到月光的存在了。我故意迈着沉重的大步，柔软的地面微微下陷，扬起一些尘土，扑在我裸露的脚踝周围，由此猜测，现在应该是走在一条土质疏松的小路上，两旁还有树枝刮过我的双臂。

没有光 + 没有草 + 土路 + 树 = 树林。这可不妙。

我的脉搏和心脏都在狂跳，但却仿佛不在一个频率上。我想起之前看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个被绑架的少女，最后是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州的树林里被发现了。当时，她的悲剧似乎跟我毫无关系，仿佛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。人们发现她时，她的双手已经被砍了下来，贞洁也被玷污了，罪犯把她的尸体丢弃在了一个浅浅的土坑。最恐怖的是，有证据表明，在蝙蝠魔鬼般的注视下，在夜晚猫头鹰的悲鸣中，土狼和美洲狮也从罪恶中分得了一杯羹，啃食了她的部分尸体。不，别想这些了……快数秒……别忘了数秒……继续数……别分神儿……

这些可怕的思绪萦绕脑际，挥之不去，让我都忘记自己数到多少了。数不下去了。我努力安定心神，尽量把恐惧抛在一边，开始回想跟爸爸学习柔道和跆拳道时光，回想自己在家中地下实验室的医学教材中读

到的知识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的空气，让胸腔里疯狂振翅的蜂鸟放缓速度，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

赶走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后，我倒数了三个数，又重新开始数秒。在密林中走了60秒后，我们踩上了矮矮的小草，重新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。这里一定是树林中的一片空地吧。不对，不是树林了，现在既没有草，也没有树了。这里是哪儿？街道，是街道！刚才为什么不把车开到这儿来？平地、平地，这里都是平地。

我们又走到另一片草地，停了下来。钥匙的“哗啦”声传来，门开了。趁着还没忘记数好的秒数，我默默地把缓步走来所耗费的时间折算成正常走路所需的时间，并记在心中：从面包车到这扇门，需要步行1.1分钟。

我看不到这栋房子的外观，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栋白色的农舍。绑匪直接领我上了楼。一段楼梯、两段楼梯……到了三楼，我们向左转45度，走了三步，又停了下来。钥匙叮当作响，门门滑动，金属锁发出“咔哒”一声，门“吱吱呀呀”地开了。他拽下我头上的纸袋，扯下我脸上的蒙眼布，一把将我推进这间12英寸^[1]×24英寸大小的房间，一旦他锁上门，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囚室。

门右边的墙上有一扇三角形的高窗，月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。正对房门的地板上摆着一个厚厚的床垫，上面还铺着一张宽大的褥子。奇怪的是，床垫直接落在地上，四周被木头框架围了起来，这个框架不仅有四个完整的边，还有床头板和四个矮床脚。看样子，好像是有人打算做一张木头床，然而最终没有做成，还缺少一张床板，厚厚的床垫就只能被直接放在地上，看起来就像从床架中间陷下去一样，那张宽大的褥子就铺在床垫上面。这张半成品的床就像一幅没有固定好的油画，歪歪扭扭地躺在木头画框中。在这张临时搭成的床上，有一条白色的棉布床单、一个枕头，还有一条红色的毛线毯。抬头向天花板望去，有三根裸

[1] 英寸：英美制长度单位，1英寸等于1英尺的 $\frac{1}{12}$ ，约2.54厘米。

露的房梁，都与门平行：一根靠近门口，一根在房屋中间，还有一根在床的正上方。房顶是尖的，像教堂一样，中间很高，因此裸露的房梁是横在空中的，要想在这个房间里上吊，真是易如反掌。除此之外，房间里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整个房间异常干净、空空荡荡，寂静是屋里唯一的装饰。在这样一个空间里，就连清心寡欲的僧人，恐怕也会感到寂寞无聊。

他指着卧室里的一个铁桶告诉我，如果夜里要“撒尿或者拉屎”，就用这个铁桶。我一言不发，默默地走向床垫。看着他离开房间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窗外的月光闪了闪，忽然变得更亮了，仿佛月亮也一直提心吊胆地憋着一口气，现在都呼出来了。在这更加亮堂的屋子里，我颓然地向后倒下，筋疲力尽。我告诫自己，不能让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。从下车开始，你先是紧张，然后是愤恨，接着释然，随后又害怕，现在是迷茫。你要镇定下来，泰然处之，否则是赢不了这场恶斗的。以前每一次做实验，我都需要一个不变的常量，而眼下能得到的唯一常量就是稳定的情绪。在被囚禁期间，我必须让情绪稳定下来，冷静地面对听到和看到的一切。要想胜利，对敌人深深的蔑视与憎恨是必不可少的，当然也少不了。

被囚禁的日子里，我身上有一种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，这种才能也许是与生俱来的，也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妈妈那“唇枪舌剑”的世界里的耳濡目染；也许是来自爸爸教我防身术时的训练和指导；也许是由于身处困境而被迫激发出来的。这种品质跟战场上号令千军的大将所具备的差不多：坚忍不拔、勇于反抗、深谋远虑、隐藏仇恨、沉着冷静。

实际上，我对这种处变不惊的能力并不陌生。在我刚上小学时，学校的一位心理辅导员曾执意要求我去医院接受精密的检查，因为我对所有事物都十分冷漠，而且显然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之心，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此深感担忧。一年级时，发生了一件令我的老师困扰不安的事儿。有一天，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教室扫射，孩子们大都害怕哭喊、惊声尖叫，而我非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，表现还恰恰相反，正如事后监控视频所显

示的那样，我冷静地在一旁观察着歹徒，我看到他的身体在歇斯底里地抽搐，爬满麻子的脸上全是闪闪发光的汗水，我看到他的瞳孔极度放大，眼珠在疯狂转动，青筋暴起的双臂抱着枪支乱射一气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今回想起这件往事，答案呼之欲出，他一定是因为嗑药而兴奋过度，估计是迷幻药或者是海洛因，也可能两样都有。现在，我学习了各种医学知识，很熟悉摄入毒品后的症状，绝不会判断出错。当时，教室的讲桌后面有一块搁板，上面放着供老师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扩音器，搁板上方还有火灾报警器。当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朝讲桌走了过去，用一个六岁孩子所能发出的最低沉的声音，冲着扩音器大喊了一声“空袭”，然后拉响了火灾报警器。那个瘾君子立刻颓然地倒在地上，被吓得瑟缩成一团，尿裤子了。

那段监控视频使得对我进行心理评估一事被提上了日程，甚至显得有些迫在眉睫。从视频来看，班上的同学都抱作一团痛哭，老师甚至跪倒在地，祈求上帝保佑，而我则爬到一张脚凳上，从屁股旁边的搁板上摘下扩音器，然后像指挥员维持秩序一样把它举到空中。我歪着扎了羊角辫的小脑袋，拿着扩音器的胳膊横在圆嘟嘟的身子前，另一只手则托着下巴。有趣的是，当警察扑向那名罪犯时，我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，满意地咧着嘴，微微一笑。

结果，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后，儿童心理医生告诉我的父母，我具备很强的情感控制能力，而且非常善于集中注意力，能够十分高效地思考问题。他说：“脑前额叶能控制人的记忆、分析和判断，与人的智力密切相关。脑部扫描结果显示，她的脑前额叶部分比正常人的要大出将近一倍。其实，坦白地讲，我觉得是一倍还多。她并非心理变态，相反，她充分理解各类情感，并且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。她可以放任自己沉浸于各种情绪，也可以约束自己不去感受。您的女儿告诉我，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开关，可以随时根据她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要感受各种情绪，包括快乐、害怕和爱，”说到这儿，他咳嗽了一声，然后又继续说：“我

从医以来，还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的情况。但是，只要想一想爱因斯坦就能明白，我们对人类大脑的极限实在是知之甚少。有人说，我们只利用了自身潜力的一小部分。而您的女儿，显然利用得更多了一些。至于这样是好是坏，我还难以做出判断。”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在医生办公室的门缝偷听了这番话，并且把每一个字都存进了大脑的硬盘中。

为了简单化，我把自己的能力说成是一种开关，其实确切地讲，更是一种选择。但心理上的选择很难描述清楚，所以我就打了个比方。幸亏我遇上了一位好医生。他善于倾听，不妄下判断。他坚定地相信医学尚有未解之谜，因此遇到未知的情况时，他不会盲目质疑。出院那天，我特意调拨了情绪的开关，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了他。

医院里的人研究了我好几周，甚至还就此写了几篇论文，最后还是爸爸妈妈把我拽回到相对正常点儿的世界里：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一年级，并且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个实验室。

★ ★ ★

被囚禁的第3天，也就是离开面包车后的第一天，我们开始形成一种固定的相处模式。一日三餐都是他亲自端来，食物放在那个丑陋的瓷碟子上，牛奶装在白色的马克杯中，小小的茶杯盛着水，随后，他还会用大一点儿的茶杯再装一杯温水。每顿饭后，他都会收回放着空碟、空杯的托盘，并且提醒我，如果需要用洗手间，就从里面敲门。如果他沒有做出回应，“就用那个铁桶解决”。我从来没用过那个铁桶，确切地说，是没用它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。

不过，在逐渐固定的相处模式中，时不时地会出现几个不速之客。每次他们来的时候，我都被蒙上眼睛，所以无法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但是，经历了第17天发生的事情后，我决心要记住所有特殊的细节，以便确定日后的复仇对象，不仅是绑匪，那些到囚室参观我也绝不

能放过。至于要如何处置楼下厨房里的人，我还没想好，但是不急，还有时间，我可以慢慢考虑。

被囚禁的第3天，囚室迎来了第一个参观者。他的手指冰凉，我猜测他的职业一定和医学有什么联系。于是偷偷地叫他“冷血医生”。第二个参观者是第4天跟冷血医生一起来的。冷血医生看了我之后，宣称：“目前来看，她身体很健康。”第二个参观者压低了声音问：“所以，这就是那个女孩儿？”我把他称作“废话先生”。

他们要走的时候，冷血医生对绑匪说，最好让我保持平静，稳定情绪。但是，绑匪听了他的建议后，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来安抚我的情绪，直到第4天晚上我开口要了第14、第15、第16号装备。

被囚禁的第4天，随着室内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，地板又“嘎吱、嘎吱”地响了起来。通过8号装备——锁孔，我意识到现在是晚饭时间了。他打开门，递给我托盘，上面放着食物、牛奶和水。又是乳酪蛋饼和面包。

“给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再来点儿水？”

“好。”

锁门声、水管声、水流声、脚步声：水来了。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

他转身准备离开。

我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，尽可能地用最温顺、最忧郁的声音说道：“请等一下。我总是失眠，整夜睡不着觉，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会不会出问题……我是想，如果能看看电视、听听收音机，或者读读书，甚至画个画——只要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就好，如果能那样，我觉得说不定会……有所好转？”

我身体紧绷，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这番傲慢无礼的要求很可能会引来他的粗鲁谩骂甚至暴力殴打。